

▶深秋的石象路。 作者供圖

遇見明孝陵的秋色

十一月，內地多地中小學迎來秋假，各大旅遊景區也隨之熱鬧起來。南京明孝陵迎來大批遊人，原本幽靜的林蔭道上多了親子身影、相機快門聲與三五成群的笑語。

南京的秋天向來不缺看頭，而明孝陵的秋尤其懂得如何把顏色放進時間裏。走進陵園，樹木高聳，枝葉交錯，陽光從縫隙間落下，在地面投映出斑駁光影。銀杏逐漸轉黃，楓葉由綠染紅，還有不少樹木保留着秋末的深綠，幾種顏色彼此穿插，像一幅慢慢完成的畫。

石象路兩旁排列着石獸，獅子、麒麟、駱駝、象、馬等依次佇立，歷經六百多年風雨，依然保持着沉穩而威嚴的姿態。秋天的石象路，石獸身後是密密層層的樹冠，枝頭黃葉透亮，地上落葉積起薄薄一層。走在其中，視線時而被一頭石象吸引，時而又忍不住抬頭看樹。石刻的冷峻與秋葉的柔美，形成一種奇妙的平衡。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寢，也是中國古代帝陵建築的重要代表。二〇〇三年，明孝陵作為明清皇家陵寢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宏大的神道、深沉的歷史，原本帶着幾分肅穆，到了秋日卻多了一份親近。陽光好的時候，整條林道像被鍍上一層金色。風起，樹葉便簌簌落下，有些停在石獸背上，有些飄進遊人的衣襟，還有些隨着腳步輕輕翻轉。

人多時，拍照需要等待，想獨享一段風景也不容易。其實不必非要尋得空無一人的角落。遠處有人蹲下替孩子整理帽子，有人追着一片落葉拍照，有人只是站在樹下發呆。這些尋常的瞬間，反而讓古老的陵園有了生活氣息。

當葉子落盡，冬天就要來了，而這場南京的秋，仍留在人們的記憶裏，久久不散。

樂　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彩虹有別

現在我們看到雨後彩虹，往往會感到開心，甚至相信那是幸運的象徵。這種彩虹觀，受到西方文化不少影響。希臘神話則把虹想像成女神伊里斯，是往來天地的使者，而《聖經・創世記》說，大洪水後，上帝以虹為記號，與挪亞及地上生命立約，承諾不再以洪水毀滅一切。可是，回到中華傳說，此彩虹卻非彼彩虹。

東漢劉熙《釋名》說：「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彩虹出現，代表天地陰陽之氣互相攻伐，並非好事。《淮南子・原道訓》也說，天下有道時，「虹蜺不出，賊星不行」。難怪《詩經・鄘風》寫道：「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就是虹，古人見了，連手指可否指一指之也有所顧忌。

一道彩色的光，何以令古人如此不安呢？原來，古人認為虹是活物。《說文解字》說：「虹，蟲蝀也，狀似蟲。」這「蟲」令人聯想到蛇。《爾雅》注疏更說，虹有雌雄：色彩鮮明的是雄虹，顏色較暗的則是雌蜺。所以，當天上忽然出現兩條巨大的彩蛇，那是嚇人的。

這條虹，還會到人間喝水。《漢書・燕剌王旦傳》記載，有虹從天空降到燕王宮中的井裏，把井水喝乾了。不過，遇上虹也不一定倒霉。《異苑》記載，晉代有個叫薛願的人，見彩虹喝光了鍋裏的水，便倒酒招待。虹喝完酒，竟吐出滿鍋黃金報答。

虹甚至會談戀愛。《搜神後記》記載，廬陵一名秦姓婦人，丈夫外出期間，有位衣着鮮艷、儀容端正的男子常來找她，後來他們生了一子。當這男子來帶走兒子時，風雨交加，鄰人看到兩道虹從她家出現。數年後，婦人在溪邊又見到兩道虹，隨後男子現身，她才知道這神秘情人與虹有關。

所以，中華文明的虹，有時不祥，有時卻又會報恩、戀愛，甚至養育孩子。同樣一道橫跨天空的虹，在不同的文化想像，便有了不同的性格。今天我們雨後見虹，只會忙着拍照，讚嘆美麗，而古人卻問：這條天上的大蛇，又下來找誰喝水？虹沒有變，變的，從來只是人的念。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別了，屏幕君

《福布斯》雙周刊網站預測二〇二七年AI值得關注的趨勢，其中之一是屏幕作為人機交互「唯一主角」的地位正在鬆動。原因是AI融入各種智能設備，耳機、眼鏡、音箱等隨之成為人類接受信息更便捷的工具。

屏幕，看起來很現代，誕生的年頭其實不短了。第一塊電子顯示屏幕出現於一八九七年。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德國物理學家卡爾・布勞恩在這一年發明了陰極射線管，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電子顯示器之一，後世的電視、電腦屏幕都可以追溯到這裏。七十年後的一九六七年，我們熟悉的觸摸屏出現了，發明者是英國工程師埃里克・阿瑟・約翰遜。

從一八九七年算，已將近一百三十年，從一九六七年算，也將近六十年，屏幕極大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幾乎佔據了我們的生活。且不說電視機、電腦、平板、手機、電子閱讀器等屏幕「大宗」，樓宇、家居設備以及冰箱、熱水器、洗衣機等電器上的小小顯示屏，也都是我們鏈接外界必不可少的紐帶。

或因如此，我們對屏幕有一種莫名的親切和信任，彷彿它只是忠實的快遞員，把世界萬象送到我們眼前。於是，「眼見為實」這句建立在人類生活經驗基礎上的古話，竟被置換為屏幕裏的就是真實的，「你別不信，電視裏都播了」，「這還有假，手機裏刷屏了」，這兩句話大概屬於兩代人，但都反映了屏幕的威望。網絡傳媒環境中的口頭語「有圖有真相」裏的「圖」，經常也被下意識地理解為「截圖」，而「截圖」又何嘗不可視為屏幕的變體呢？不過，物極必反。近幾年來，人們對屏幕的信任度逐漸降低，尤其是AI在屏幕裏大行其道，更是拉低了屏幕的信用。

各領風騷數百年，是歷史的真相，也是時間的力量，任何領域概莫能外。再有一個月，二〇二七年就要來了，屏幕還不至於驟然離我們而去，它的退場也意味着新生活場景的大幕正在開啟。

知見錄
谷中風
逢周一、三、五見報

無聲歡呼

這篇專欄見報時，距離中國俱樂部BLG在二〇二六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奪冠，已經過了兩個星期。身為BLG的忠實擁躉，我那股高興勁卻到現在還沒過。

這次BLG的奪冠之路堪比爽文，從瑞士輪的生死戰一路打到決賽，先後把四支韓國強隊一一送回家。一路上沒有哪一關能讓人放鬆，打完上一場，下一場又是硬仗。這是全球總決賽首次有隊伍在同一屆淘汰全部韓國參賽隊伍並拿下冠軍。這「一穿四」前無古人，往後也未必有機會重現。

說起來，我已不能再自稱年輕人，《英雄聯盟》也當了很多年只看比賽不玩遊戲的「雲玩家」。可是這款遊戲幾乎橫跨了我的整段青春，想起當初打遊戲時那些投入的日子，至今仍覺得熱血。現在即使沒有時間再打，世界賽一開打，我還是會忍不住追着看，遇上中國俱樂部出場，心裏依然七上八下。二〇二一年EDG奪冠，我還專門寫過一篇專欄。

在網上看到一位女士拍的一段短片，她三十多歲的丈夫盯着手機屏幕，BLG終於在四強賽擊敗「宿敵」T1，他猛地揮拳，眼眶裏泛着淚光。那位女士在鏡頭後面說，當年丈夫向自己求婚都沒哭，這回居然哭了。她不懂，我懂，千千萬萬看比賽的人都懂。T1多年來幾乎是中國賽區在全球總決賽上跨不過去的一道關，兩年前BLG更曾在決賽敗給他們。如今終於贏了，看到那位丈夫紅着眼眶，我一點也不覺得誇張。那一拳，無數人都在屏幕前同時揮出。

比賽在美國進行，時差害我連續好些天把鬧鐘調到凌晨兩三點，在黑暗裏爬起來，捧着手機看。每逢關鍵團戰，連呼吸都不自覺放慢，精彩處只能在黑暗中揮舞拳頭，無聲地替中國隊伍叫好；手機裏的彈幕卻早已密密麻麻，萬千網友隔着屏幕一起歡呼。十一月十五日的決賽，香港時間凌晨三點半開打，BLG對上GEN.G，先輸一局，再連贏三局，三比一奪冠。一直看到早上八點，放下手機，抬頭看窗外。天亮了，陽光正好！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我們很快樂》

在香港藝術中心觀賞獨腳戲《我們很快樂》，座椅上放着一張明信片式的場刊。演出開始，表演者林珍真飾演的人生課堂導師，引導觀眾一起追尋童年六歲的回憶：在明信片寫下姓名、學校班別和學號，然後在空白位置繪畫或寫出簡單話語，總之是六歲的深刻印記。

我的畫功很差，但也在明信片上努力畫了幾筆：一根雙節棍，另寫了Bruce Lee的字樣。童年時，我家住在旺角舊式唐樓的板間房，與其時仍然主要放映電影的油麻地戲院相距不遠。那年，李小龍的電影《龍爭虎鬥》上映，我對媽媽說很想觀看，但那時家境欠佳，於是媽媽把我帶到戲院，買了一張戲票給我，讓我獨個兒進戲院看戲。散場時，她在戲院外面接我回家。我不肯定自己當時是否六歲，但是記憶永遠難忘。

林珍真化身為人生課堂導師，把劇院的觀眾融會於課堂之內，氣氛十分熾熱。她邀請幾位觀眾走上舞台，在畫板上畫出自己的童年回憶，再與其他觀眾一同分享。台下的觀眾，各有所思。

根據演出資料，是次為《我們很快樂》第十度公演。該劇於十多年前在藝術中心的小劇場首演，演出者目的只為帶給身邊好友一股暖意。劇中的角色雖然是導師，但是角色都遇到不少人生困難：工作方面得不到上級重視；愛情方面與情侶日久生疏。角色唯有投入自我的想像世界，為自己增添一份正能量。

從戲劇的本質而言，《我》劇的主旨清晰，但是內容和情節較為單薄。劇中所述的不如意之事，可說是老生常談。不過，林珍真以真誠的態度製作演出，透過劇場的直接交流，讓觀眾感受到演出的主旨。林珍真的表演技巧亦是焦點所在，她的身體語言流暢，表演節奏分明，另外對生活細節掌握透徹，台詞處處充滿幽默感。雖說是獨腳戲，但是全劇還有其現實生活的丈夫、兒女和好友在幕後參與，令人感覺溫馨。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台上台下盡大師

聽過多場香港管弦樂團大型作品後，再聽香港中樂團的精巧民樂演奏，感覺儼如一道清泉。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的「大師神韻」音樂會，從作品到演出都是大師級別，甚至聽眾也有大師的蹤影。

音樂會前有幸與相識多年的北京指揮元老卞祖善偶遇，作為樂團藝術顧問，他說這次來港開會。其間也見到另一位顧問沈誠教授。大師專家齊集香江，不知是否跟樂團選任新音樂總監有關，還是由於近日政府宣布九大藝團資助機制大改革？

這場音樂會亮點甚多。開場是趙季平的《國風》，根據古曲《梅花三弄》變奏，在閻惠昌精準指揮下，各聲部以此起彼落節奏，立體演出猶如樂隊協奏曲，絕對精品。

接着由閻惠昌為三弦和樂隊創作的《儺》，一九九三年在台北首演。這次由香港中樂團三弦首席趙太生擔任獨奏，與共事多年的樂隊袍澤合演，五個樂章不少艱難樂段和複雜配器都逐一攻破。其中塤的運用效果出色，編鐘的一敲亦頗見真章。唯一的遺憾是三弦獨奏華彩段最輕音的一段，有手機聲突然響起，我等憤怒但亦無奈。

下半場賈達群創作的《隨想曲・梨園竹調》，擔任笛子獨奏的王俊侃展示純熟技巧和豐富音樂感，中間一段帶有江南味道的樂段，令人想起黃霑的《滄海一聲笑》旋律，悅耳非常。

壓軸是根據王立平著名電視劇配樂的《紅樓夢大提琴隨想曲》，由黃學揚和李垂誼為中樂團全新編配的香港首演。其中大提琴與樂隊各聲部多次重奏對談，滿富室內樂效果。華彩段大提琴奏出感人音符，逐漸推向《葬花吟》的高潮，過程自然流暢。

最後加奏《步步高》《賽馬》都是樂團炫技作品，百聽不厭。



▲《紅樓夢大提琴隨想曲》香港首演。 作者供圖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印尼出生大熊貓「里奧」過周歲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早，位於印度尼西亞西爪哇省茂物縣的印尼野生動物園滿是大熊貓元素，遊客紛至沓來，為印尼首隻當地出生的大熊貓「里奧」慶祝一歲生日。 新華社

寰宇採聞
逢周一見報

講故事的靈長類

生物學家Stephen Gold的名言說：人是講故事的靈長類。心理學家早就發現，人對現象背後的規律孜孜以求，總想通過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掌控世界。講故事滿足了人的好奇心，讓我們獲得發現真相的愉悅感，但也可能加深原有偏見，而非帶來深層的思想轉變。

人都喜歡圓滿、簡單的故事版本，不願接受模糊性、不確定性，也不願面對令人不快的例外。要是你討厭某政客的話，他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議通常都會被你貶斥得一無是處。對群體的刻板印象很難改變，因為即便碰到「例外」個體，我們也多半會自圓其說，找到藉口證明總體模板沒有問題。法庭上以何種順序提供證據會影響陪審團的有罪判斷，辯論中採取的立場讓人只相信有利於己方的論據。

普林斯頓心理學家Tania Lombrozo提出，要改變只依賴簡單故事的思維惰性，不妨嘗試解釋自以為已完全掌握的技能或知識，比如微波爐、拉鏈的原理是什麼。接下來發生的通常是「書到用時方恨少」，真想說清道理時才發現自己從前只是一知半解。試圖從反方的視角來挑戰自己的觀點也能達到同樣效果，即便很少有人自覺自願如此操作。

美國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實驗讓小學生看一個動畫片，希望通過片中「三條腿的狗」被其他狗狗排斥的遭遇，讓兒童懂得該對與自己不同的人多加包容。孩子們起初學到的卻是「要對殘疾狗好一點」，因為他們不會從具體故事中概括出抽象的道理。這種情況下，多多發問，引導兒童從故事細節中獲得啟迪可能更為有效。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

責任編輯：李兆桐